

康巴作家群书系（第二辑）



走在前面的爱

长篇小说

泽仁达娃 著

作家出版社

康巴作家群书系（第二辑）

走在前面的爱

泽仁达娃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在前面的爱 / 泽仁达娃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3. 10

(康巴作家群书系第二辑)

ISBN 978-7-5063-7151-3

I. ①走… II. ①泽…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43343号



走在前面的爱

作者: 泽仁达娃

责任编辑: 邵 耕

装帧设计: 翟跃飞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140 千

印 张: 15.5

版 次: 2013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7151-3

定 价: 32.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康巴作家群”书系编委会

总策划

胡昌升 益西达瓦 阿来 吕汝伦

策划

毕世祥 意西泽仁 赵智

编委会主任

毕世祥

副主任

杨晓东 葛宁

执行副主任

拥措 格绒追美 龚建忠 李琴英

成员

列美平措 尹向东 张贵华 钟小龙 岑琴 拉姆 雍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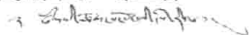
为“康巴作家群”书系序

阿来

去年，“康巴作家群”书系，一次性推出了七位甘孜州，或甘孜籍各族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品，水平或有高有低，但我个人认为，若干年后回顾，这一定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件。

康巴这一区域，历史悠久，山水雄奇，但人文的表达，却往往晦暗不明。近七八年来，我频繁在这块十几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四处游历，无论地理与人类的生存状况，都给我从感官到思想的深刻撞击：那就是这样雄奇的地理，以及这样顽强艰难的人的生存，上千年流传的文字典籍中，几乎未见正面的书写与表达。直到两百年前，三百年前，这一地区才作为一个完整明晰的对象开始被书写。但这些书写者大多是外来者，是文艺理论中所说的“他者”。这些书写者是清朝的官员，是外国传教士或探险家，让人得以窥见遥远时的生活的依稀面貌。但“他者”的书写常常导致一个问题，就是看到差异多，更有甚者为寻找差异而至于“怪力乱神”也不乏其人。

而我孜孜寻找的是这块土地上的人的自我表达：他们自己的生存感，他们自己对自己生活意义的认知，他们对于自身情感的由衷表达，他们对于横断山区这样一个特殊地理造就的自然环境的细微感知。为什么自我的表达如此重要？因为地域、族群，以



至因此产生的文化，都只有依靠这样的表达，才得以呈现；而只有经过这样的呈现，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存在。

未经表达的存在，可以轻易被遗忘，被抹煞，被任意篡改。

从这样的意义上讲，未经表达的存在就不是真正的存在。

而表达的基础是认知。感性与理性的认知：观察、体验、反思、整理并加以书写。

这个认知的主体是人。

人在观察、在体验、在反思、在整理、在书写。

这个人是主动的，而不是由神力所推动或命定的。

这个人书写的对象也是人：自然环境中的人，生产关系中的人，族群关系中的人，意识形态（神学的或现代政治的）笼罩下的人。

康巴以至整个青藏高原上千年历史中缺乏人的书写，最根本的原因便是神学等级分明的天命的秩序中，人的地位过于渺小，而且过度地顺从。

但历史终究进展到了任何一个地域与族群都没有任何办法自外于世界中的这样一个阶段。我曾经有一个演讲，题目就叫作《不是我们走向世界，而是整个世界扑面而来》。所以，康巴这块土地，首先是被“他者”所书写。两三百年来，这片土地在外力的摇撼与冲击下剧烈震荡，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也终于醒来。其中的一部分人，终于要被外来者的书写所刺激，为自我的生命意识所唤醒，要为自己的生养之地与文化找出存在的理由，要为人的生存找出神学之外的存在的理由，于是，他们开始了自己的书写。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才讲“康巴作家群”这样一群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的自我书写者的集体亮相，自然就构成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件。

这种书写，表明在文化上，在社会演进过程中，被动变化的人群中有一部分变成了主动追求的人，这是精神上的“觉悟”者才能进入的状态。从神学的观点看，避世才能产生“觉悟”，但人生不是全部由神学所笼罩，所以，入世也能唤起某种“觉悟”，觉悟之一，就是文化的自觉，反思与书写与表达。

觉醒的人，才是真正的人。

当文学的眼睛聚光于人，聚光于人所构成的社会，聚光于人所适应的历史与现实，历史与现实生活才焕发出光彩与活力。也正是因为文学之力，某一地域的人类生存，才向世界显现并宣示了意义。

而这就是文学意义之所在。

所以，在一片曾经蒙昧许久的土地，文学是大道，而不是一门小小的技艺。

也正由于此，我得知“康巴作家群”书系第二辑又将出版，对我而言，自是一个深感鼓舞的消息。在甘孜广阔雄奇的高原上，有越来越多的各族作家，以这片大地主人的面貌，来书写这片大地，来书写这片大地上前所未有的激变，前所未有的生活，不能不表达我个人最热烈的祝贺！

文学的路径，是由生活层面的人的摹写而广泛及于社会与环境，而深入及于情感与灵魂。一个地域上人们的自我表达，较之于“他者”之更多注重于差异性，而应更关注于普遍性的开掘与建构。因为，文学不是自树藩篱，文学是桥梁，文学是沟通，使我们与曾经疏离的世界紧密相关。

（作者系四川省作协主席）

目录

第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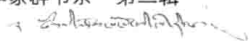
1. 好看的女生 / 001
2. 跳下桌子的空碗 / 006
3. 舞蹈的油布 / 009
4. 兴趣爱好小组 / 011
5. 雨中大战 / 015
6. 钱包的妙用 / 030
7. 秋夜浮现出另一个秋夜 / 035
8. 从一朵花里启程 / 041
9. 野游 / 049

第二章

10. 蜘蛛网 / 056
11. 篮球牵来的美人 / 060
12. 蜜罐子 / 063
13. 成功了一半 / 069

第三章

14. 迎接远方的贵宾 / 072
15. 嘴角悬挂着胜利果实 / 078



16. 五色海 / 087

17. 集体逃学 / 098

18. 摔跤 / 111

第四章

19. 不停行走的花朵 / 119

20. 盛开的露珠 / 122

21. 天天挺着一炬火焰 / 126

22. 阴暗面 / 131

第六章

23. 毕业晚会及其他 / 139

24. 骗局 / 158

25. 酒能使它麻木 / 161

第七章

26. 雪花的声音 / 165

27. 远方的女朋友 / 171

第八章

28. 心灵放映的电影 / 178

第九章

29. 谁他妈要你来 / 185

30. 站在领导的诧异里 / 186

31. 没法计较 / 191

32. 召唤 / 194

第十章

- 33. 盛满爱情的散文诗 / 199
- 34. 青桐树的舞蹈 / 203
- 35. 我的心抱着爱情不放 / 205
- 36. 梦与爱 / 214
- 37. 心中的菩萨 / 218
- 38. 飞翔的猎枪 / 220
- 39. 守护 / 228

第一章

1. 好看的女生

抚摸心灵留住的时光，我先后爱上两位花儿一样的少女。用诗歌的语言说，她俩名叫初恋和最爱。

已经到来的秋天是一九八五年的秋天。

这个秋天，我吃十五岁的饭了。我离开群山环绕的村庄时，周围的树林变得云霞一样美丽。空气里来往着果实的香味和青稞的气息。偶尔的狗吠或牛吠敲打着寂静的清晨。高高的佛塔上，歇满了鸟儿的鸣叫。

到了公路上，父亲把马背上捞下的行李，重新拴在客车背上的铁架里。客车扬起一大片尘埃。我的眼睛，再也抓不住父亲和那匹枣红色的牧马。

群山之外的跑马山，没有云霞一样美丽的树林。一朵白云依恋着跑马山。

我背上栽羊毛毯子和那床被盖，大步大步地向坐落在折多河边的康定师范校走去。离开山村的前一天，阿妈终于赶出了栽羊毛毯子。那床令很多人羡慕的毛毯，凝结着阿妈多少个劳作的日夜。阿妈灵巧的手，在均匀雪白的羊毛里，用红线勾列出好些吉祥美好的图案。那是阿妈的祝福和期望。

我踏进宽大的校门时，一点也不知道陌生而崭新的校园里，那么多情趣曲折和难忘等着我。

不少男同学在放飞目光。那目光蜻蜓点水般袭击着即将相识的面孔。相比之下，女同学文静腼腆。她们专注地看着黑板，让人觉得她们仍保持着中学时代的学习劲头。有的不怎么适应不间断的扫描，脸庞闪现着初春的桃花。我数了数，脸上盛开花瓣的有三至六人。她们共同代表了我们班的美色。过了一阵，放飞的目光俯冲在她们身上，她们脸上的桃花娇艳欲滴。

我和几个身子高大的男同学，坐在最后排。他们出击目光的次数十分频繁。这些男生中，我和坐在我两旁的是留级生。他们才从原来的寝室，搬到新生楼。

我的留级跟进校不到一月的雨夜有关。那个夜晚的嚎叫奔进外面的雨声。宿舍楼里的那么多寝室，一下捕捉到某间寝室出事了。

雨夜终于被尖叫的起床铃送走。窗外的柏树不住滴落身上的雨珠。对面的跑马山不在了，跑马山被雾的海洋隐藏了。天空里看不见一张牛皮那么大的蔚蓝。启程的朝阳也没有在原来的地方露脸……教室里一片寂静。年轻而风姿绰约的班主任，侧身把敞开的门推进墙壁。我挥开岁月深处拱身而起的夜晚，或者说我把思绪，从那个夜晚的雨声和嚎叫里牵了回来。班主任穿了一套黑色西服。那西服顺着她身体的曲线，滴落迷离的韵律。要是不用心去感受，那韵律不会自己走近你。她的秀发没有覆盖项背和臀部，而是躲在后脑勺上带彩色斑点的发网里。她是从西南民族学院分配来的。她无法镇静自若。她还没有告别高校的学生气息，不像是个很地道的教师。

她乌黑的眼睛，轻快地环视一阵。

她用尽量轻松的语调启唇：“我先熟悉熟悉大家。”

她从备课本下面抽出点名册，又把点名册摊开放在备课本上面。

那个特别的名字叫我引颈观望。班主任重复了一遍她的名字时，女生才从教室中间站起来。那些缭绕的杂音，使她没能及时听清自己的名字。但我听清了，我一直聆听着班主任的嗓音。那时候，我体内已经萌生了倾听美人说话的欲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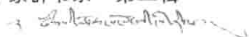
女生扶桌而起时，我便对自己说她的脸蛋盛开过桃花。

她是三至六人中的其中一位。现在她玲珑的羊角辫对着我。但从她的肤色装扮推测，她不是生长在牛毛帐篷，或者石雕房里的藏家女子。这让我若有所失，我们之间存在着乡村和城市的距离。

下课时，我抢先走到门口。因为各班要进行课间操。每个人都集合出操。我想和她打个招呼，顺便看看她的模样出众在哪儿。一些男生，拼凑在我身后。女生们三三两两走出来，目光有意绕开他们。她走在最后那批女生里。她的脸庞在若干脸庞中闪现。

我望着那群脸庞说：意嘎。意嘎侧了下身子，一缕惊讶在她脸上跳跃。她似笑非笑地张了一下嘴，但没有变成我的名字，也没有变成其他话语。一朵酒窝，从她的嘴角旋进腮边的红晕。走出教室的女生稍微扩散开来。校园上空，滑过正在流行的藏族轻音乐。

达得在队形里用口哨向我打招呼。我也挤眉弄眼地向他问好。他是我的同乡，又是一起考进来的。只是他读了藏文班，学业四年。我虽然留了一级，却要跟他同年毕业。做完操，一直在队列里巡视的青珠老师，出现在我要经过的地方。我装着没看见，准备从别的同学身后绕过去。



青珠老师的叫声拽住我。青珠老师在众多驻足的学生中说：泽仁，你想躲到哪去？

我低下头，一句脏话在舌尖起飞。但我没有胆量让它突破双唇。青珠老师傲慢地踱着步子，上身挺得像一位军人。脸上来往着急于证明自身价值的神色。

青珠老师打量了我一阵：“从今天起，你不要去冲洗厕所。”

我喜出望外地偷窥一眼青珠老师。刚要说点道谢的话，却发现青珠老师的脸色不对头。

青珠老师提高嗓音：“放学后去掏阴水沟。记住不要让污秽东西打脏周围的环境。”

我无力地垂下头脸。心里的喜悦和喜悦掀起的感激之词，仍多情地在体内冲刺。我咬牙切齿地把它们嚼烂在嘴唇里。

一条细长的胳膊，绕住我的肩膀，达得在我的右耳附近说：下午我来帮你。

我慢腾腾地走到从操场左侧延伸过去的阴水沟旁。污浊的积水倒映不出我的模样。忽然我的名字，从什么地方飘过来。青珠老师站在女生宿舍楼前招手，我知道他要我清理那段阴水沟。我压根儿不想在全校女生面前，做那样下贱的活路。我像没看见他似的盯着脚下的阴水沟。我的名字又卷土重来。这次我看见他向自己走来。我清楚再不过去，就只能在严厉训斥后低头认错。青珠老师瞥见我已丢下操场的一角，便回到女生楼前。

女生楼前的阴水沟，盈满了墨汁般的臭水。上面落满了塑料口袋、枯枝断叶、馒头渣以及卫生纸的碎片，它们首尾相连地颤着身子注视我。这时，一群蚊虫如随风飘起的牛粪粉尘，顺着阴水沟嗡嗡而上，我的目光立即缩到胸前。

青珠老师拍拍我的肩膀说：你的工具来了！对面一座快要竣

工的大楼下，一个工人推出一辆拖斗车。车里交错着几件木把。它们在拖斗底部，发出金属碰撞的哐啷哐啷声。青珠老师说，这段阴水沟最惹眼，一个小时后我来检查。青珠老师朝家里走去的身子，不时回头看我的动静。最后他在一棵柏树旁停住，我赶紧弯腰松鞋带。

阴水沟里的水并不冷。我的右脚板踩翻了一些叶片，它们如鱼儿似的从别处冒出来。我的左脚板，踏住一块倾斜的塑料袋，塑料袋消失的那会儿，吐出一串气泡。但它没有重新浮上来，也没有在别处显形。我的右脚触到了一片软乎乎的东西，因此不住地陷下去。我的左脚运气不错，被一块硬物托住。我把重心移到左腿，把右腿往上拔了拔，一些水珠趁时溅湿了挽起的裤管。我又把右脚放下去，不再奢望身体平衡。我把铁铲斜斜地插入水中。我开始在木把上施加力气。我感觉到铁铲迟缓地移动了。然后我把它奋力托起来。我想看看铁铲弄出了些什么，但浓烈的酸臭味扑面而来，我只好提前把脸扭到拖斗车上。那团秽物与铁铲脱离后，如鸟归巢一般飞进拖斗车。

电铃尖叫着从校园上空飘散。不一会儿，门口涌出一群又一群女生。她们身着裙子长袍和花花绿绿的衣裳。手提茶壶水桶和保温瓶。我在劳作时，也不忘瞟瞟她们。但我不愿把脸暴露给她们。结果不得不把她们的脸省略掉。在这样一览无余的地方，让我感受她们青春阳光的脸，而把自己的脸深藏不露，简直是妄想加休想。她们像一条彩色的河流，匆匆绕过停放的拖斗车。越过几米后，她们的步履秀气而文雅。这是拖斗车里的气味在发挥作用，不然她们才不会显出惊慌状。现在我已经适应了阴水沟的气息。先前弥漫在胸口一吐为快的不良反应，不再强烈地席卷我的喉咙。

达得也该现身了，我想。他上午的那句话，隔了半天，就当

没有说呢。

2. 跳下桌子的空碗

我的铁铲发出刮骨般的声音。我越用劲，那声音越响亮。而且震颤着我的手掌胳膊。我向前迈了两步，脚板告诉我脚下十分平坦坚硬，说明淤泥和秽物已经告别那截沟底。墨汁般的水面浮起一些油珠子。还有重新弯曲着没落的细长发丝。以及蚁群一样闪现的纸浆。我接着干下去，出水的铁铲在我手上犹豫片刻，秽物已经填满了拖斗车。但我还是让那团秽物飞翔起来，这比重新倒入沟底强。那团秽物因迟疑，击中了拖斗车的边沿。一部分顺势滚进车内，一部分四溅开来，水泥路面立即污迹斑驳。还有少部分黏在车沿，底部垂挂着一溜黑葡萄般的水珠。我让铁铲斜靠在沟旁，自己跨上去。拖斗车在我的胸前听话地向前驶去。黑葡萄成串坠地。残余的秽物也一片一片掉落。我的足迹，完整地镶嵌在污迹丛中。

我第三次把拖斗车推出校门时，电铃又在校园深处尖叫起来。

折多河的波涛不再汹涌澎湃，深水处仍有零星的石块在滚动。这条从跑马山右侧的雪山中奔涌出来的河水，散发着一股臭鸡蛋味道。那是若干温泉投奔它的缘故。我狠狠地朝车肚皮踹了一脚，岸下的浪花，瞬时翻卷出一片乌云。我站在高高的堤岸上，河风扯动着我的衣襟，也拨弄着我被汗水打湿的头发。夕阳卧在跑马山的松林中，康定城的一半，浸沉在亮丽的光泽中，另一半披着跑马山丰腴的身影。我抓住耷拉在堤岸上的拖斗车，向来的方向走去。白杨树的荫影挤在围墙上，像一群放大的蜘蛛。拖斗车跟着我的屁股，我只把一只手绕到身后。女生们再次涌出大楼，这回她们手上端着瓷碗小锅饭盒。最上面的碗沿，探出勺

子叉子的锃亮脑袋。她们未到我跟前，便主动绕开，并不需要我停下来让她们过去。娇小的勺子和叉子，时而在她们的碗里扭摆旋转，发出声声脆响。这时候，我把头脸升到平常位置，因为我想到了游街的犯人，他们就是这样走过无数眼睛。女生的队伍还未断流，起先我的目光躲躲闪闪，忽左忽右地往别处飞掠。脸上的皮肉绷得紧紧的，这有点妨碍血液循环，一条血管鱼摆尾似的扯动着脸皮。我呼出一口气又呼出一口气，才实现了两眼平视前方。我领略到女生们不是很在乎自己，她们三五成群地团结着一个话题，即使到了我面前，只是巧妙地绕开，许多人瞥一眼我的兴致也没有。

我开始讥笑自己的多情善感，然后数落待在体内的自尊心。这时，我的心猛地跳荡起来，意嘎和两个女生说笑着走下楼梯。意嘎的脸在中间。我又审视了片刻，那张脸的确有迷人的地方。这么多消逝和没有消逝的脸庞中，能让我出神的脸庞其实很少。意嘎似乎觉察了我，但她没有停止正在进行的说笑。未到她们面前，我的肩上落下了个东西，我只得停下步子。

青珠老师摘掉我肩上的木板直尺，说你推了几车？我说三车。青珠老师说，还算老实。我不再吭声，也没有低头耷脑。我想意嘎此时，正在经过自己的身边吧。青珠老师晃了晃直尺说，你掏了五点二米。我仍不说什么。青珠老师转身对着冒出水面的铁铲说五点二米基本合格，我才用铁铲检查过了。

我仍默默地看着他。青珠老师捋住山羊胡说：你马上回寝室取盆子帚帕，把沟沿清理干净。我在公共水管处跑了十几个来回。青珠老师背着双手，一直看着我把污迹赶进阴水沟。那根直尺尾巴似的在他身后一翘一翘的。我舞动帚帕，淋湿的沟沿看不见一颗水珠，然后我抬头征询他是否合格。青珠老师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他冷冷瞥我一眼说，平均每天五米，三个月该是多